南漢紀略

乾

南漢紀略 清陰文正公記

崇禎九年丙子十二月十二日在石室聞西報甚急十三日得伯氏書虜勢猋烈哨馬已到鳳山

○十四日哭辭先塋為入城扈從計日沒光燦奉家廟出來家屬隨至閭虜騎已迫西郊　大駕欲幸江都蒼黃出城初昏與光燦發石室到渼陰路上聞　大駕到南大門不得出倉卒由水口門向南漢山城即由渼陰氷渡夜已深矣風雪大作馬不能前暫入廣州路傍村店

○十五日雞鳴進山城北門外有一人自城中出來言　大駕已出問何向〻江都矣即回轡加策逕江東而婦女老幼塡道奔波逢人問　大駕遠近皆曰不知到三田渡有二騎自山城馳出馬上自言姓名李時英且曰　大駕今曉出城將往江都

事急良貝還入城中遣宰臣迎見馬胡議和云遂從南門路進去路險氷滑十步九顛日晡始到城中兩脚大瘆寸步難動僵仆叅判光炫寓舍

○十六日病不能起是日虜騎已渡三田渡三田島城門閉矣

○十七日肅拜行宮請對即命引見 上曰不過識務之人以至於此 臣啓曰屖臣之罪可勝言哉然旣往不諫今日之計必須先戰後和若徒事卑辭請和則和亦不可望衆人有言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此言在今日最切未知 上意以為何如也 上曰卿言是矣○詣備邊司三公及諸堂上俱在領相金瑬左相洪瑞鳳右相李弘胄堂上金藎國崔鳴吉李聖求韓汝溭李景稷洪霶李植始聞崔鳴吉韓汝溭尹暉李景稷前後往見馬胡其所見各異崔則言虜專欲申盟斷無他意若送 王子為質退師必矣韓亦附其說尹則以

爲虜情難測後來尹之以有計慮見稱由於此也

○十九日病伏寓舍日昏畿伯李子淵來見曰今日擧措公聞之乎曰未知何事也子淵曰即者大臣以下請對欲以 東宮爲質于虜營矣余即進于備局則皆已入對獨金參議南重蔡從事裕後及他數人在焉問入對之故如子淵所聞者良久罷出余進領相前問其由答曰爲宗社不得已也余曰宗社無主則何以爲宗社豈有臣下倡爲以 儲君與賊之議者乎我與建此議者不可同日生也相公即可復入自陳前計之非不然忠臣義士必有奮臂而起者矣領相初甚不狀迫之而後始乃覺悟曰令公誠愛我也即起待罪崔鳴吉獨後不出向于左右曰某公留身啓事不知何事也厥後聞之 上曰吾當上爲宗社下爲諸卿出送不難而若虜人之請不止於此則諸卿何以

應之 上留鳴吉執其手曰明日與卿再見不可期也因泣下是後世子不果行蓋國事方急羣請甚力雖示勉從本非上意故也○自是之後主和者內外皷煽其所以危言恐動力贊出城者汲汲如狂唯恐國家僥倖保全之路或出於天地鬼神之助密戒勤王之師俾勿輕進多方以誤彼既無進死之志因此益遂其逗撓自全之計人有言虜犯國以來其勢不能久留則必不悅而斥之若曰賊勢萬無抵敵之理不如速降云則爭相稱譽曰其人智者能達機如此此固儔秆之故轍小人之心古今如一然究其所由亦出於年少慷慨之徒率爾揚言請質 儲君之賊宜亟正厥罪鳴吉等聞之其計益秘遂抵死悉力以為挾虜盜柬箝制士類之計卒成東方千萬歲不可洗之辱奸臣之罪不可勝誅而年少之論亦未免輕肆以致激成 追

告何益後 大駕還都之初 嗚吉與 其人議欲盡赦年少名士
三十餘人 計雖未行聞者至今寒心
○二十日以張持國尹静春及余啓差備局堂上自後晨詣行
宮至昏乃退日以爲常備局坐中衆論紛〻无甚緊関亦不能
記獨金景進與余所見略同屢言虜倍道趨利人馬俱困宜及
今夜擊以折其鋒庶或自戢若過旬日虜必濟師機不可失也
体相每以万全爲諉其實虛㤼不知所爲厭聞人語甚於他日
一日景進復伸前言体相作色曰體察之任非如吾者所堪若
使公爲之豈不善乎是後景進對體相不復言戦矣
○二十一日拜禮曺判書自此以後不能記日或多倒次○臣
於榻前極陳一意固守之計其略 曰守堞軍兵一萬七千數百
人城中民及扈從百官奴子各司胥徒本州官奴亦不下七八

百人而本城形勢亦多險絶防守稍緩處今須料理善爲分排抽閱各營精兵可得四五千擇武臣可堪領者各配千名或數百名日夜同處約束乘便出奇夜斫虜營万一有濟今當於死中求生粮食有限外援難恃豈可坐而待亡乎金湯以爲守堞之卒決不可抽用　上意亦以爲然卒不能窺虜營万全之策終爲拜虜之歸耳○城中受圍二十餘日内外隔斷募人諭諸路勤王之師且覘其進退遲速而應募者絶无朝廷恵之黄一皓密約義僧八九人遂付蠟書乘夜縋城以出皆如期而還惟徃江都者津梁不通自　上出城後始還○一日虜使至不帶鄭明壽問其故虜云徃中路迎國家之行國家謂汗也聞者皆以爲誑後數日虜騎益多彌滿前野還見黄傘上對峰若覘形勢者城中始疑訝而猶不之信○一日引見備局諸宰臣伏

在後列大臣以下未及有所陳啓　上忽下教曰禮判自今亦
須深思方便之計勿為固執臣對曰臣何敢固執謬見以敗國
事但欲顧忠而計慮淺短無所裨益亦不敢雷同隨众以負初
心自　上亦須堅定勿動　上曰將何恃臣曰天道可恃也
上默然時戚里洪振道者造蜚語謂和議帰一而獨一二人為
梗滿城人心無不怨咎蓋指余而言以惑　上聽故有是教也外
人多窃聞而傳之者○坡州人尹之元泮宮下亝儒生也躬負
五聖位版追至山城自願出戰其為人傑捷頗有膽氣勇往不
顧超授六品職尋拜刑曹佐郎又有許檍柳德涵者亦以膂力
過人許為郎官柳為宣傳官又有宣傳官閔震益屡穿賊壘能
通外援聲息超陞堂上又有徐欣男者本州尾工也自募體探
出入重圍者六七見納外邊可信文字賞加於衛原州牧使李

重吉慷慨陳疏 上意嘉奬命陞堂上前判書李顯英率避乱
士大夫結為義兵具由狀啓命為召募使又有密陽人金彦琳
者為倭所掠久在倭中善用劒自募夜入虜營斬二級方論功之
際一軍人来訴吾弟毎昨戰死不得収屍今為彦琳斬頭要
賞驗之果然即斬彦琳以示軍中○御營所隷砲手争願赴戰
上下教令體府試之結為小隊遇賊輒中我軍勇氣自倍賊甚
憚之見必遥謂曰爾是御營一等砲手乎與我作好何必相害
多回馬以避體府軍官并兵等亦欲效此得賞體府屡失事機
人皆窃歎一日從北門送数十百人挑戰始合體府捽徃城上
親自指揮終致敗衄精兵死者三十餘人不得虜級一顆軍情
失望○受圍日久無計可施命禱祀城隍廟及百濟始祖廟以
祈冥應余承命每行禮曹啓曰人窮則反本故疾病慘怛必呼

父母今者　元宗大王影禎方御開元寺請自　上親祭以告
之即允　上及世子皆以戎服行禮○時雨雪頻繁一日大雨
士卒沾濕凍寒　上露禱于行宮後園及還御服盡濕無他可
易之衣聞者泣下○前參奉沈光洙請對極言大臣無狀鳴吉
可斬　上不悅罷對是日出御行宮召扈從百官將士使之各
陳退敵之策光洙復申前說　上命使斥去有武士一人略陳
所見而無可採者餘皆墨墨而罷先是杞平君俞伯曽亦上疏
請斬金瑬尹昉列其平日罪狀　上怒命罷其職吏曹參判鄭
蘊累疏力攻和議至曰臣以手版擊鳴吉之首而力未能焉忍
與之同席哉皆留中不下○鳴吉等諱言降字故每以講和為
稱正月十五日引見時鳴吉進曰今當與虜使相見彼必堅持
前說以要之將何以為對乎○上曰其中兩件事不可從鳴吉

曰 上教中兩件其一必是出城事臣已曉之矣未知其一何事敢稟 上曰名分上事也蓋是日前 上意雖惑於送質增幣可成和約之說而至於屈拜稱臣似若不許矣其夕鳴吉等回來獨許鳴吉入對有許多恐脅不得不從之勢 上意遂移數日之間所謂難從兩件事終爲繞指柔矣○鳴吉使譯人密語龍胡如蒙周旋之力當以重賂爲謝聞者皆笑曰城門之外即爲賊境府庫所藏皆入賊手彼豈肯聽而我亦將何取而與之乎其欲黠反痴多類此○一日龍胡持書至大臣以下三人出見受書以來外面稱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余告于諸大臣曰此書倉卒受來固錯矣不可不具啓俟旨乃入左右聽若不聞爭欲先覩引首攢進無復體面韓汝溭曰宜速入啓 上亦聞宰臣持書回來催入之教連下矣宰臣

中或有以虜書辭氣不至感怒為幸而其悖慢不忍聞之語若
固安之者先是虜酋十王者始到遣大臣議和臨行受辭 上
曰惟令是從自此已知為左衽之役矣革偃之化若是其捷嗚
呼此豈天命也哉勤王兵至者皆潰敗虜志日驕我勢日蹙而
主兵者乞和坐消士氣健兒勇夫莫不扼腕憤鬱多有自募夜
戰者每虛點軍兵外示出戰之形至暮輒云今日有某忌不宜
出兵明日如是又明日如是志日解無復振作之望可勝惜哉
○余病卧寓舍不詣備局數日矣諸大臣有相議事促起之力
疾以往見鳴吉右手抄飯左手擊節口占命辭使人執筆以寫
若得意鼓舞者然余不忍正視即造房中三公及金景進洪景
望在座餘不記領相使錄事取鳴吉所草國書以示余自 上
求哀請降之辭極其卑謟有臣罪擢髮難數等語余讀未半

不勝憤激痛哭裂書謂大臣曰諸公何忍為此事乎領相曰然則其中已甚處可改之鳴吉入來拾取毀棄書草嘻笑曰公雖毀棄吾當補綴以進矣鳴吉既出隔窓聞有人自外至驚問其故者鳴吉曰裂麻慟哭安有如此事也其人曰何以處置鳴吉曰扶而去之而已奈何〻〻領相起出左相與右相〻議曰禮判之言既如此吾等更為啓辞而送此書如何右相曰可也但不可不通領相也即送備郎于領相〻〻不答替送副使李聖求〻〻至未及坐厲氣大言曰此何等大事而為一人所動輒欲輕改耶如此而國事可為乎余曰公則必思置身之地故甘為此舉顧將置吾君父於何地聖求愈怒曰吾等卧薪嘗膽終為句踐之事耳使國事至此者皆由斥和之論所誤公何不自請往謝敵陣乎余曰斥和之論未始出於我然朝廷使我當之

則我固不避但主兵之臣反為主和是何道理聖求勃然起去

嗚吉又入來余曰今日之事在國家固不忍言雖以公之一身

言之累世名族擔當此事不思忝辱先祖乎況公之先人亦嘗

出入先生門下知名於士類間頗為儕輩所許而公今如此他

日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鳴吉曰何獨咎我至此余曰今日之

事非公當之誰復當之鳴吉變色而出洪霶曰公何不從容思

之其意以余裂書痛哭為過也余遂起詣闕請對即許引見仰

見 天顏慘沮臣憤氣填膺涕泗交下嗚咽不能言良久始啓

曰臣毀破國書罪當死今日之議不可兩立請先戮臣以壹

人心 上遽止之曰卿何為此言予非為一身計 上為宗社且

念王室尊屬盡在城中誠不忍舉族就滅也臣曰臣之所陳乃

所以求生之道也昔靖康之難宋之臣子皆勸欽宗親詣虜營

豈盡為不忠者特以不能深慮牽制虜人講和之說終使君父
陷賊彼徽欽為虜所迫于辛万苦於沙漠之間到此雖恨不死
汴京宗社之下何可及也自古善待降國之君無如晉武隋文
宋祖而未有仍王其國者況虎狼之心必不可測　殿下勿為
和議所誤今者軍心未変粮食足支一月山城形勢絶險敵兵
雖多必不能仰攻若君臣上下誓心死守豈有不感動為　殿
下效死者乎万一天命不遂帰見　先王於地下無愧也何可
復蹈青城之轍乎夫勸　殿下出城者忍辱圖存之計也然我
朝立國名義正大今若俯首臣虜惟令是從則將何所不至乎
草野義士憤惋欲死恐有難言之変尤不可不慮也　上不答
俄報虜使來在城外求見宰臣〻又啓國家存亡決於今日不
可但與一二臣圖議請召二品以上侍従臺諫僉議可否至是

上始下教曰依爲之可也又教曰虜使方至姑且講定酬應
說話 上意蓋欲罷對承旨鄭之羽曰今朝已有二品會議之命
矣臣退出而竟無會議之事翌日宰臣奉降書詣虜營是丁丑
正月十七日也○余自是後病甚不復出戶備局論議虜營往
復說話亦不預聞自二十日却食自分捐命大臣以爲自 上
出城時不可無禮判請遞余張持國代之○虜書中要得當初
首謀斥和人朝議久未指摘鳴吉倡言當送尹集吳達濟僉曰
此人等但攻斥公已甚若謂之當初斥和則似非其罪鳴吉曰
力攻主和者乃所謂斥和也或謂鳴吉曰聞尹集搆疏又將論
公鳴吉曰吾非久處伊々安得害我至是水原防禦使具仁垕
率下將官軍兵若干人首噪于行宮門請得斥和臣與賊 上
諭遣之大將申景禛具宏軍兵繼至叩閤語益悖慢 上令承

旨再諭不退各露兵器呌稱願得尹集等而甘心焉見者莫不
懍懍蓋洪振道申景禋等使李英達柳瑚喉四營將官倡為此
擧要脅君父且使異己者毋敢或梗於出城之議其原實出於
鳴吉慍月之計也振道出入內外動托內旨景禋禮府中軍英
達瑚皆別將軍官皆有所受之云元斗杓所領軍脅之然後強
從李時白軍兵終無應者人以此多之
○丁丑正月二十二日聞禮府以斥和人難於查核使之自首
余扶詣行宮啓曰仄聞朝廷將送斥和臣於虜營以塞大禍當
初首謀敗盟臣雖不敢自當至於近日請勿急送降書則臣力
爭于廟堂且其書中有臣子不忍見之處臣不覺痛哭手毁其
草斥和之罪臣難獨免伏藁請命 傳曰卿之請命似過安心退
去至廿六東陽尉來言即者斥和臣更議抄勘鄭蘊尹煌尹

集與建濟鄭雷卿金益熙李行遇洪瑑金壽翼尹文擧等十一
人而以余爲首云余不食累日困不能起至是强食待命治誅
力爭不宜濫及拜三揩損竟送尹吳兩人○尹集等將行 上
面諭曰國事至此予不得自由爾等老母妻子予當加恤爾等
勿以爲念出涕而遣之尹集等亦慟哭而出使崔鳴吉李英達
同去英達中路任意反縛至虜營虜人解其縛並諸軍中鳴吉
自以爲功復命之時於 上前極稱虜人視主和與斥和者不
翅逈隔臣則饋藥果燒酒羆以貂裘尹集等雖不卽殺事在不
測臣不勝感激皇帝前三拜九叩頭而來云聞者痛嫉目爲龍
骨小恥與同朝
○二十三日夜虜三道進兵一時分攻皆敗退所折傷不可勝
計翌日晨遣使虜營約降益堅

○二十四日宰臣往城外見虜使始聞江都不守虜酋執宗室
珍原君內官羅業以示之業等傳鳳林大君及尹昉等狀啓略
及城陷被擄之由皆虜人所使為之以懼我者也於是虜使頗
言汗有忙事急欲回去　大駕必須速出相見鳴吉等從臾其
言反以為幸左相見龍胡問老母在江都不知死生龍胡曰宰
相家眷皆善視毋憂鳴吉曰吾家少婦亦不知何落龍胡笑荅
好〻在視他另恒鳴吉諂言稱謝數起數拜叩頭不已鄭明壽
睨曰可以休矣龍將不睇何為至此隨行下輩莫不憤憤而猶
自以得其歡心歸詫於人　上引見三公議於明日出降金瑬
力勸李弘胄以為此事非臣下所忍言斷斷　上意金瑬斥之
曰右相責君父以必死豈臣子之義乎右相謝罪○鄭蘊聞自
上已定出城自書其志於衣帶其一句曰陪輦出降余宲恥之

即雉經童烏救解又自決其腹絶而不殊　上遣内豎視之及
目處亦遣内豎○既約降汗先令龍骨大來言從駕人毋過五
百至晦日龍胡到城外胡譁之忌替者接踵而來蒼黄顛倒
莫不失氣天陰慘憺日出无光　上解御袍易綵紬天益　世
子玄色天益各坐馬以出余使人負出道邊望拜痛哭處〻哭
聲如沸是夕聞汗許　大駕還京城留東宮于陣中
○二月一日南老星匽　駕在虜營告伯氏訃音與光炫壽昌
發哀留山城百官初二日始還京城光炫等因路梗不得奔往
江都隨入京城余病昏不能起獨留寓舍至七日始與光燦出
東門尋南程而還

大乱將至倫常將絶天不得不生先生以扶持之也當先
生哭裂其書有人曰扶而去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可

泯也顧柰何今日權金洪吳尹與日月爭光者次第見非
也曰陰陽不能相无天以純陽旣生先生則陰亦有所生
之者矣雖然陽不可終无也故先生所居石室山中有所
謂陽昭堂者晦父詩所謂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者與
之冥會矣此記藏在堂下將與蓋壤俱廢可也先生嗣孫
壽增延之使其胤昌直李達袖此記來示於懷川之南澗
敢濯手而書此於下方云時崇禎著雍執徐遯之初吉門
人德殷宋時烈跋

金瑬洪瑞鳳李聖求崔鳴吉張維洪霶尹暉 李景
稷韓汝溭等又從閤門請對旣皆進見張維首發慮
世子為質之意諸臣從而勸之 上初持難竟從之
金尚憲趍詣廟堂面責金瑬曰 世子國之儲貳也

人臣固不敢請遣豺虎之窟公十年身都將相不能謀國使　至尊蒙塵捲入孤城見數百之賊不能殄一矢相抗而欲以　世子投之賊口以公萬世之罪人也公若欲遣　世子吾將碎首庭陛之下而蒲城守堞之卒必將公萬段矣 右一条見申東江丙丁志中興南漢紀畧所載不同第備參考

鳴吉製降書公見此書手自盡裂失聲痛哭謂崔曰先大夫頗有名於士友台監何忍為此事崔微哂曰台監裂之吾當拾之乃収拾補綴兵判李聖求盛怒言曰台監從前作和可注虜中公曰吾欲死不得若送虜中得其死所是台監之賜也仍出寓舍却食逢人必哭自期必死（奉書虜中不得受荅而還李聖求曰朝有妖物鳴故事不成盖指公也幫汝湨曰廢字

不書吾已知不荅也一字真骨字也金某已出其寓

莫如乘此時急々書送盖云臣字也 在忠孝錄

○丁丑四月初四日請對入侍時吏判崔鳴吉奏曰在山城時臣以尊待悅其心等語為請於上則自上終不許而世子則以為是也其書中不無情外之言而金某見而痛哭至於裂破曰殺我云云 臣笑而答曰言意則然矣此書不可捨當改書而送之云爾則某曰脫有青城之行則今監雖有李若水之死其能救國乎云某之所見則必以為如宋也退而不食守其所操臣甚為貴其後出城時欲自决而不能焉若果死則甚高而其子弟救而不死矣此擧雖不善君上遭罔極之變則入來見上告辭而去則處事從容事理亦然而不能如是終乃直注人或以此為不足矣然今之人情仕進者則必疵之退去者則必貴之某之事雖或不善而亦或有誇之者矣 上曰金某事前後皆無據也若欲死節則子弟豈敢救乎如其不死則来見而去可

也而終不來見亦不知其可也在山城時聞其言則曰出城而若保全則庶幾可也自古無出城而能保全者古無之事今豈有之云見其意則宗社若保全則出城亦可而不然則必欲死守也以宗社之君上出爲罔極而今旣不至於此則來見而去亦何妨乎前後所見若是不同也鳴吉曰初言則似是而其終无據也向者金某退在田野時人望甚重其人論議太峻一隊人推尊而他人則或以爲非也臣意則以爲世有擧國推仰之人乃國之福必欲收用以屬人望而每爲啓達矣及至入來秉政毁謗甚多也今之退去人亦爲非而年久則人必忘之而亦以爲貴矣然此事則雖使聖賢論之亦必爲非也　上曰始之所言則是也如不能保宗社則何必受辱乎云者此則是矣亦不能死社稷而終始力請焉其有始無終如此也左承旨韓亨

吉曰金某數書一哭之後初以和為言者相率而請對斥和此皆取名故也　上曰世上無真是非此何足貴乎亨吉曰勢窮而雖有出城之舉在父母邦者豈有遠遁之理乎

○是年九月初六日晝講入侍時　上曰金某前日退去時其疏中有臣今退去倘不幸有變則同死社稷之語故予以為重臣之言而至於今日則棄而去之無意上來使年少無識之人効之一何前後之相異乎此豈人事乎崔鳴吉曰有識之人則皆以某為非而至於年少人則或有倣效者矣　上曰此歟居之甚也鳴吉曰在山城自處則可貴而臣聞人言則臥而自結其項云安有臥結而能死者乎誠可笑也　上曰在山城時則無愚智皆以某為非而今日則如此蓋欺世盜名之人例如此也鳴吉曰凡人以忠厚懇惻為本然後可以無弊此人則慘刻

寡仁故如此也小臣曾為此人所困而臣不以為嫌以為有一
時重望之人故每以召用啓達矣其時入來後則告君弟一義
必極力陳達而其流中無他奇策只有三條而其一巡按事也
其二巻馬事也所見極為迂闊矣大槩今番之禍皆出於務名
之過而名之首金某是也第所見狭隘而名望甚重故必行己
見此所以有弊也　上曰今番加資亦為不受甚為無顔矣嗚
吉曰彼雖稱病若陪君父入於都城後出去則可矣君父入於
扈蹕中而彼乃從後門出去可乎加資雖曰循例而加級則似
不可矣金某雖己卜相决非相器故小臣不敢書入而今闔外
議皆以為非云然昔既誤矣其可再誤乎小臣時在台位雖得
罪於人而後有大是非臣不敢顧矣　上曰父卧子赦非經死
之道安有如此無状之事乎嗚吉曰以死為名而欲得其名世

上安有楊州鶴乎小臣今日盡言不諱者欲明是非於國內而無使彼論潛滋也　上曰若使國法嚴明則如其真死而救之則其賞之可也若不欲死而詐救之則其子亦有重罪矣嗚吉曰不死則從可知矣　上曰朝廷無一人言之今日朝廷果有人乎安有與君父同入山城而有此欺君罔上之人乎嗚吉曰有為其言者引文山腦子之說尤可笑也

○戊寅七月二十九日掌令柳碩朴啓榮等啓曰（時南以恭銓引用不靖之徒布列臺閣將為網打之計而以乙為奇貨柳碩朴兼欲秉時修郤故有啓）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生榮辱理無獨殊豈可以運之汚隆身之利害而貳其心哉前判書金○憲受知於聖朝帷幄最承恩遇眷注之深分義之重何忍棄　殿下於危急存亡之際乎方南漢下城之日君父蹈不測之危臣民同罔極之痛先身後君義不敢出頭

不能如鄭蘊之剸刃則始終禍福唯　殿下與共而抽身遠走曾不顧戀時事稍定竟闞未覩偃息便地越視王室自以為潔身全節不事污君鼓扇異論彰國之悪而眩亂人臣之義到此而掃地盡矣其要名販君樹黨誤國特其餘事耳其無君不道之罪不可不正請極邉圍籬安置　荅曰論罪太晩置之勿姑

○八月初一日持平李海昌時在告中處出獨啓請削碩等於仕版曰此人之性不甚相遠而不料好悪之相反及至於此極也金○憲清介孤直士流之所推許聖明之所洞燭也此人之心不過自處以罪不敢擧顔入城終至沒齒畎畝而已若謂之潔身而忘　殿下則情外横加之言今人體栗今此為論非有愛憎而只以其平日行事觀之必不為自潔其身彰君之悪而

至于今日蔑此疑似之説臣恐王此論者固已窺　殿下之淺
深也噫　殿下之於○憲寧至於是哉彼只自惹起閙端傾軋
一時此而不治後弊難防云云　傳曰如此無前悖妄之事政
院何以捧入耶諸承旨所為亦甚可怪矣勿出朝報還出給
○副提學李䆃應教洪命一修撰李行遇又上劄請罷碩等疏辭
逸未錄　自　上連下嚴旨
○大司憲金槃停啓仍請罷碩等啓畧曰國家遭罔極之變為
宗社大計不得不用權以紓禍而苟無一線守經之論惡在其
東方禮義之稱也金○憲當天地變易之日不忍王辱敢為死
守之論其論不售求死不得既以永訣於　聖明所以不覲於
還宮之後其情可悲焉可執以為罪乎城中士大夫或多未及
從駕者至於畿内出去之士夫無一人執羈靮之役者若獨從

楊州遠村穿過敵騎縱横之中當此之時尚且不顧死生及至敵兵收還風塵稍定之後始出遠走自便之計予碩等構成極罪必欲置之重典其乘時逞撼之狀在所難掩况不事污君之説苟非出於金○憲之口則為臣子者所不敢筆之於書而碩等急於構罪自為是語此何心哉　答曰此人只取欲死之名而終无指舡之實以予觀之其不及守天真者似遠矣棄其危乱之朝翱翔安静之地其與涕泣随駕忘身盡悴者亦似不侔矣卿等果為褒美此無乃公道之不足而然耶憲府所謂彰悪亦語皆是滄浪之所自取何必過為威怒哉柳碩等設有罪過臺諫自當論之何必如是遑遑有同捕盗哉今此擧措實爲可駭予甚惜之

○判書李顯英劄曰金○憲狷介之性以抵死守義下城時景

色不忍目覩痛哭而退方寸勃勃輕身跳出不見容於斯世寧
枯死於村廬無顏更入脩門冤悲忠愛痛迫中流出喪亂之際
全沒此等意見則東方禮義之稱何以延續一線於後日也
○參判李敬輿疏曰氣質之病賢或未免介潔之行常過中道
翕受敷施剛克柔克成就全德只在建極之如何不宜億詐而
辟焉深惡而輕棄也噫金△憲之事毋論過與不及而二百年
禮義之邦數千里涵濡之人為天朝守義者唯此臣而足以為
國之光有何彰君之過也以此為罪則其何以有辭於天下後
世也
○持平金重鎰疏曰金○憲之有罪無罪臣不暇論而南漢之
事今至二年頑等之出入抬閣亦非一再則何無一言於前而
到今始論耶此不過　殿下於曩日筵席之上為金某持難未

安之教故碩等抵隙生心欲逞私憾噫柳碩之十年廢縶李煒之三世遺君之論果出於金某在朝之日則日此成怨乘時報復不亦太露乎

○左相崔鳴吉劄曰國事至此臣誠無面對人只願速死當此之時在廷諸臣宜有同舟遇風之勢誠宜務相寅協同心同德共濟國事以体 聖上之心而近來怡閣之臣計不出此屢生波瀾每以相攻擊為事朝廷之上殆無寧靜之日良可歎也金○憲文章操行見重一時當南漢被圍之日挺身赴難裂書痛哭節義誠似可尚其事急之後溝瀆之諒自不能辨而乃欲責望於奉宗廟社稷之君父悻悻出城不顧而去迹涉無據而惜然攸當未謝闕下則猶可謂善補過者也何乃迷不知悟愈益閉塞君臣分義固當爾耶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彼其平日自視

如何而臨危處身乃至於此見者不察指謂高致世道之憂良亦不淺雖然迹其所為特出於剛褊太過識見不足一時見得之差遂成多少良貝其在今日不過田間之一逋臣耳之不聞益見天地之量何至以無君不道之目過為擬律使人心不平而益長攜貳之漸乎勿問論議異同并加原免令不得更生鬧端方合今日鎮定之道云云

○十九日晝講入侍時李景奭曰朝廷朋比至此於河北賊豈是小慮也金厶憲為人心有所守而不得行其所見不欲與世苟同決其去就致有今日之人言然而以此抵罪豈不冤乎朝廷亦當以一節之士待之優容不可罪之也 柳碩李烓等曾為金某之所斥而不避嫌怨首發論劾必欲罪之後已可謂厶論乎 上曰柳碩所為不無所失然唯當觀其是非而已其言是則

雖惡其人必知其是焉其言非則雖愛其人必知其非焉但
金某山城解圍之後不問其君不哭其兄果謂得其人倫乎古
語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始作俑者聖人亦甚惡之也金某朝
廷罪之則非矣然而以世祿之臣與予相從一紀餘矣時事因
極而棄去如遺豈得無是非之論乎自今潔身遠去不顧君父
者甚多皆金某之所作俑也此時論某者雖謂之鳳鳴朝陽可
也李景奭曰何可謂之鳳鳴朝陽乎金某終不可濟治也
○九月二十六日晝講入侍時　上曰今之從仕者若謂國勢
垂亡朝夕難保世祿子弟不當足去云則必無如此之事而首
唱之人比之於夷齊之賢何所忌憚而強來從仕耶予無才德
故臣僚無顧戀之意不樂爲仕其理固然而獨不思乃祖乃父
以事我先祖之事耶金某既以此自爲高致厥後效之者無非

金某各遂其志未爲不可則方正直一人亦足不必以不來者擬望徒貽文具之獘屠其意則徒尚虛名豈陷於渠輩之術中耶景奭曰金某之事曾亦陳達而自古或有如此之人矣 上曰空言無補莫如 之爲實效自今以後在外不來者不須擬望雖或有除拜亦不捧下諭啓辭可也

○掌令李汝翊持平李道長請中道付處啓曰見危負君人臣之大罪也金○愿求死不得則義不敢後而托疾僵臥終不扈駕跳出北門毫無係戀人臣分義是可忍乎如使某腐心喪性迷不知方狂奔疾走顚仆道路則其情慼矣有可取者顧乃不顧君父不收兄尸逗徃春川尋挈家累踰嶺擇便偃仰在床扈從賞加乃是恩典而封還教旨若將浼焉其爲不敬莫甚於此况 春宮異域之行已決於在城之日職在賓客分義尤重而

初無顧從之意終闕拜送之禮其與孫溥之請從一何相左耶
請金某中道付處云、
○十月初六日晝講入侍時同知事李景奭曰以金某事冒進
愚見曾被嚴斥矣及見臺臣之啓有曰封還教旨云此事誠
然是大不敬也致為臣而去者古或有之而本朝則不然道
雖不合尚不可去況封還教旨者乎封還之事不敬莫大而不敬
之事臣子極罪第今見臺啓則封還一款又為拈去前之發此
者未知何據而後之拈去者亦未知何意也必有曲折在乎其
間誠亦可訝是非之論豈容如是上曰近日論事或不詳盡
矣此事必有以為虛者故旋為除去矣當初其人上疏有不受
教旨之言其官教豈置之其家乎其人偏狹不適中是非亦不
明矣予意以為在上者不必罪其人而在下者不可不明其是

非也近日之事彼此相較殊欠協和之道予竊病之景奭曰前者　聖上以柳碩爲鳳鳴朝陽若臣則親承傳教故知聖旨之有在而外間不曉頗生疑惑一邊誤認因多凌轢伏願　殿下灼見是非以鎭朝著幸甚　上曰鳳鳴朝陽之說予非不知過當而人不敢言碩自獨當故前言有此矣大槩是非則不可不明也

〇傳曰金〇憲加資教旨該曹何以不爲下送耶問啓兵曹啓曰凡教旨自本曹前無下送之規而金〇憲加資去處問于下吏則成出後吏曹書吏金義信受去云矣招致金義信問之則其招内相知人員加資推納乃是政吏之常事故丁丑閏四月初十日間金判書〇憲朴叅判潢李承旨命雄加資並爲推去後李承旨加資則上京即時入納朴叅判方在瀋陽金判書示

在遠道故不即傳送亂諸文書軸中今因推門現納云故敢此
啓
○二十一日正言李道長執義權濤掌令洪瑱持平李雲栽等再箚前啓
請中道付處曰金△憲罪狀已盡於前啓而聖批乃以亂而啓
之爲教臣等之惑滋甚不得不畢其說焉宗社之計自別於匹
夫之諒人臣之義當盡於所事之君其之責望於 殿下則高
出於太王文王之上其所以自處則乃在於吉朗孫溥之下其
言之不顧行吁亦甚矣其當日之事臣等槩可想矣自以平生
狭中之人不量事勢固守己見進旣不能以國斃足又不能捐
其軀一味懟恨悻悻下城以至於君危不卹兄尸不收自不知
忘親負君之罪來萃於其身而及其踰嶺之後又不能靜處而
引匿浮游於湖嶺之間自負以辨得大節其與所謂窮人無所

歸者一何相左其見識之偏暗雖謂之不足数可也以聖人包
荒之量函而容之亦或一道而獨念人心不淑横議興行以某
之故論議爾立朝著不請攻之者目之以不道保之者許之以
立節不道則誠為過當而實未知所立者何節也夫以鄭伯之
肉袒牽羊而子産受其政宋高之忌親事讐而朱子立其朝上
下数千載間人臣處変不一其道而如某之所作為求之簡冊蓋
無其倫唯陳宜中當國事既去之後棄位而逃之占城某之
處其身務勝於子産朱子而乃比於宜中臣等不知某平日讀
書以宜中為何如人也某稍以清名自持為一隊所依故此論
之發衆起而咻之必欲置某於无過之地黨論之壊人心術一
至於此誠可寒心大抵天下事本無両是如以某為是則今日
在朝者為非是非之際衆人所趨皆将相率而去自以為高致

誰肯從殿下於危難之世哉請勿留難亟命中道付處 答曰

曰金厶憲罷職

○大司憲李行遠持平鄭泰齊啓曰當天地翻覆之日誓心不易者只有金某也自決之志終不得遂而斥和之論旣云誤國則金某之不敢自以爲無罪而重入都門者其情誠可哀也不此之諒乘時搆捏擠人手陷吁亦甚矣今之攻之者以初不下送之教旨謂之封還變亂前已遞之實啓謂之猶帶一往湖西哭其兄喪則謂之浮遊回鑾舊都不可與崖山比屛伏嶺底亦不與占城同而至擬於宜中之遁去遣辭儱侗蒼素易位至是其能立公議而服人心乎其所謂黨論之壞人心術者實自道也嘻此何時也君臣上下所當協恭同寅以濟時艱念不及他而不此之思唯以搏擊異己爲能事以致朝著不靖議論多歧

臣切惜之臣之所見既與諸僚相左不可強屈苟同請命遞斥
臣職云〻

○正言李道長避嫌啓曰今見大司憲李行遠持平鄭泰齊之
避辭尤不覺瞿然而嗟咄也噫　殿下之出城在於前年正月
之晦而其跳出於二月二日大兵未徹道路阻塞彼此之間吉
凶未的況攻斥〻和之議始發於初六日洪瑞鳳李景奭之引
對其何以預知此論之發而至於無面目不敢進耶一品官教
何等榮章而子侄往来不爲不頻則經年投置下吏之家實是
意慮之所不到十年胄筵最承殊遇亂前已遞今始初聞而昌
陵當日泣血拜送者不獨春宮之僚屬則分義尤重之説雖使
其聞之亦必流涕而自服矣云〻

○十一月初三日掌令李烓啓曰　殿下既知其之罪重矣然

而不從羣臣之請抑何理耶今者公議未伸私論肆行迷蔽黨
與蔑棄分義白黑倒亂日以益甚乃以罷職微罰施之於忘君
負國之罪而謂之是非已明不亦左乎況某自負全節不受朝
廷之爵則官職之有無不足為某之榮辱明矣請勿留難亟命
遠竄　答曰金厶愿削奪官爵
○初六日朝講入侍時持平朴守文申濡啓曰以臨危棄君之
迹為假義要名之計其流之弊將至於亂一世之是非遺人臣
之分義是豈薄物細故而乃以削官輕典可乎請命遠竄
上曰其罪不必深治初欲罷職而止耳近日年少輩過為營救
舉措不美故已為加罪今後則決不可從停論可也
○己卯冬還給職牒繼下敘命

△庚辰十一月虜差龍骨大等出來灣上招領相洪瑞鳳隺谷吏判李顯英延山等問曰本國有金某者不受官爵不用大國年號云有之乎又問此人同入山城不隨駕下城遠徙他處指教年少輩上疏斥和云然耶領相以下慌惚失措不敢爲金某地都承旨申得淵亦在招問中持金某以求自脫於是朝廷促金某星夜就道公聞命即行擧家號哭蒼黃公夷然與親舊叙別各盡其情作詩留贈金秀才希振曰我心如古鏡君意似流泉古鏡磨逾瑩流泉无斷遷又曰素岳何蒼蒼高松盡青障千秋九原下魂魄应未泩又贈林淳昌瑞詩曰落〻林公子平生義氣深龍湫雪中路臨別百年心告家廟文曰竊位于朝妄效古義將陷不測遠辭神位不勝感愴用申虔告

○十二月初九日到京城 上遣中使賜貂裘且諭以御札曰卿以先朝舊臣從予避者亦且多年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也是

以頃年退去猶極缺然意外禍生竟至於此良由寡昧不賢之致言念及此不覺淚下切欲相見難便未果卿須善對以解其怒對曰小臣無狀不能終始仰荅聖恩臣罪萬死又上疏謝曰臣言無少補身有遠行〻過國門跡阻陛辭中心耿〻感慕徒增不意淵衷曲體微忱内使臨存天語惻怛珍羞接手暖氣回春若登螭頭再覩龍顏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瞻天望闕泣血馳情之至　荅曰省卿上疏予甚悲傷卿須善對以副至意　上於筵中下教曰近日氣象愁慘無異於丁丑而至於捉送宰相曾所未有見金某疏似其手筆此乃永訣之意也不忍見矣仍泣下數行君臣莫不感愴　上問于李植曰奏文以何意撰定李植曰專以遜謝為辭矣然金某之不肯仕宦不迎東宮不用年號等事則辨明似易而至於上疏則非但表〻顯著亦疑

彼中得見原藁故舟師事則分析甚難臣試探金某之意其言
不欲發明於彼彼中矣 上問于大臣曰卿等見某乎其意如何
沈悅曰其人少無低昂意到彼言語之際不免觸怒之患親舊
皆以此戒之矣 上曰然則畧不動心乎悅曰擧止閑暇無異
於平日矣
○十八日到灣上時龍胡催督甚急發送從胡於中路以從之
晝夜兼程以去龍胡會領相諸人招入公布衣草衣着浩然巾
携杖而前欹臥於李顯英之右龍胡等問曰丁丑國王下城時
獨以為清國不可事不從下城是何意耶答曰吾豈不欲從吾
君老病不得從耳又問丁丑以後除拜官職一不受之於還
納教旨是亦何意耶答曰國家以吾老病初不除職寧有還納
教旨之事此則全是虛傳又問當身必不欲仕故朝廷不為除

拜何為不仕荅曰年七十致仕古之吾之不仕正欲行古之道耳又問助兵時何以上疏沮撓乎荅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而國家不用吾言如此之事他國必欲知之乎龍胡遽曰両國既為一家何以謂之他國荅曰両國各有境界安可不謂之他國乎即使擡出别無嗔怒之色虜差梧木道曰朝鮮之人言語之間專事婞婀此人應荅甚快最難老人云從胡等亦嘖嘖稱嘆翌日遂以公渡江而去龍胡路中獵得山鹿以二脚先献於公矣○公在灣寄書孫谷雲兄弟曰到黄州見汝等初四日書草草作報傳至否余平山以後被狂胡連送九輩催迫日夜兼程今晚始抵灣上時未與胡人相面而方為結束廿日還歸云余亦未免渡江自此便作異域之人不知何日與汝等相見也念念不能捨惟冀汝等為善勿怠事事敬慎所欲言者何可

盡在汝嚴口宣燈下困草又渡灣日留別洪瑞鳳李顯英詩少日男兒志縱橫万里行今朝此為別深覺負平生

○二十六日至瀋陽

○辛巳正月初八日龍胡及諸胡聚於一處送人質館邀世子及使臣來會先亂公於大門外以廣汗命詰問如灣上時公答如前遂拘囚北館黃沙獄黃沙即獄名

又一說云庚辰冬龍胡等聞柳碩所啓清陰斥和臣斜陽以我國本無斜陽名對之清陰諱字以清諱音相近故云爾申得淵以金甚名書示公遂被執押亂于衙門所謂質可王者坐衙龍胡及刑部官齊會請世子于西壁使刑官出門外問云曰國王下城之日不為隨來何也答曰病重不得陪行耳又問日病差則當來王京直為下鄉何也答曰七十致仕不

敢從官耳又問曰不受官爵還送官教何也答曰國王已
知老病別無除職事還送官教之言出於何處也又問舟
師徵發之時橫議諫疏何也答曰雖有所言國王不爲採
用爾國之事以吾言有不得成恥辞氣凛然少无屈挫鄭
命壽亦敬服傳語刑部官改爾國爲此處冀不激怒刑官
一々入告質可王則並令押入內庭問答與門外无異質
可王與諸人相謂曰金也果是望哥々々嘖歎不已所謂
望哥者淸語極難之稱也旋即出坐門外使刑部官謂曰
丙子前橫議尚不知悔厥罪當死申得淵曹漢英同幽北
館龍胡曰罪亦當死得淵漢英號訴其冤得淵又忌命壽
曰顧令曰活我公顧謂諸人曰即刻當死之人雖哀乞得生
乎顔色不変舉止自若漢人亦嘖々稱以金判書不敢名

写

○十二月公疾称汗使龍胡審視使之出送拘留義州在途護行胡差如遇險路輒下馬前立手扶乘車其尊敬之心終始不懈　世子遣中使賜酒公起拜作詩經歲遼河故國思一心猶幸近青門明朝獨渡遼河去回首青闕淚滿衣欲来拜　世子虜不許　世子出臨門望見使宮官給藥

○壬午正月初二日到義州聯名上疏曰伏以臣等羈係異域載罹寒暑枯形危喘日與死期伏蒙我天地父母之仁德動遠通誠感上下脫之於鼎鑊刀俎之間還之於乳哺衽席之內再生之恩如骨而肉非臣等之力所能仰報玉關雖入長安尚隔不得趍詣闕庭少伸微悃臣无任瞻天望日感激流涕之至謹具尺疏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等生還予日望之今幸

得釋喜不自勝也○公與徐右相景雨李判書顯英同任一村相為酬唱命其村曰壽星

○癸未正月賊臣李烓潛商事發覺虜遣治鳳凰城烓告虜以朝廷機密以及於公而冀自免朝廷執烓誅之虜差至執烓說詰問朝廷而回到義州復以公北去拘瀋陽東館公再渡時留別曹漢英詩二年沙漠二年灣歷盡千辛與万艱今日又成江上別世間人事幾時閑龍胡等招公至使人扶擁而坐公側身橫足龍胡以干預國事指揮文臣主張救烓等語為問荅曰國家已定之事雖在朝之臣尚不得更改况被罪在外之人何可干預乎但李烓祖子孫三世有負國大罪我為臺諫論啓加罪李烓以此功虛銜毒常圖報復此乃國人所共知也問畢移拘北館○時公與崔完城鳴吉李白江敬輿同囚燕獄只隔一壁崔初以公疑有釣名之心反同囚見其確乎不拔

乃信其義服其心公初以為崔與秦檜无異矣及其虜中以死
自守亦知其本心非為虜乃唱和詩語公詩 終悋兩世好 慎釋百年疑 崔詩
居心匪石終難轉 吾道如環信所隨 又與崔李頻會唱和公詩 成敗關天運須看 義与欲雖然反夙
合誰可倒棠衣權或賢猶誤經应 众莫遣寧言明理士進次慎衡㭴 崔詩 靜處觀摩動真城爛熳 帰湯氷俱是水裘褐莫
衣事或隨時別心寧與道非 違居能悟斯理語默各天棣 白江詩 二老經綸各為公擎天大 節濟時功如今爛熳同帰
地俱是南 冠白首翁 完城嘗語子弟曰以斥和攻我非私惡於我也乃天
下公義理朝廷大是非不當與為讎
○四月以虜命出寓 世子質館龍胡等来詣世子館前招公
及崔鳴吉傳語曰今者方施大霈之典特為放宥出置世子館
所迫處仍以解鎖龍胡使公及鳴吉西向謝命崔肘公欲與之
偕公託以腰病終不為禮龍胡強之而亦不動崔獨西向四拜
且跪謝於龍胡〻〻瞪目視之者久之云遂肅謝於世子仍留

質館

○朴潢亦拘瀋陽自義州放還　上引見閤及公而不名曰金判書事始慮其必不得免矣今幸得釋如是則彼之當初執去何意也對曰㹟之告變專委搆陷故有此擧矣　上曰前在山城時此人所為未安矣今番入瀋他人皆失擧措而此獨全節至於國家所賜銀子亦不用之還為進納當初以入瀋時朝家賜白銀以為彼中需用之資其清劉可嘉潢曰臣與其年輩懸殊未嘗習服今番入瀋數年同處見其有過人者蓋死生在前而不以為意至於再入之時益不動念矣　上曰疾風知勁草此人有男子氣像矣他人則雖以善鬧事入彼亦多失措矣

○甲申四月大明亡公以詩痛之鐵馬胡笳山海月紅着戰血漢宮春諸侯不赴昭山約空憶秦庭痛哭人又奉節朝周昔作賓皇恩如海到陪臣天翻地覆逢今日未死羞為負義人又愁聽荒鷄半夜發遼河風浪恨未平

書生筆力慨无用誰慰天都九廟驚又詠立春詩三首曰大明天子大明宮正朔非〃下海來今日春光爲誰好三〃韓州本常

朔風寒灯一点伴人明默坐三更盡五更骨肉流離鄉國遠天涯盡淚沛傷情長安形勝洛陽宮伯業雄圖一夢中白髮老臣

猶未死西風殘照泣孤窮

○乙酉二月清人新據北京送還　世子及諸質子公亦東還

○二十六日到城門外上疏曰伏以臣久縶異域艱苦万狀伏

家天地父母矜卹之仁一稾一體同非雨露續命緣息迄至今

日獲返故國復瞻睠門枯楊華菊朽骨豐肌未足以喻聖恩也

區〃感激之衷只自銘鏤心肝九原之下結草啣報是臣至願

也第念臣遭慢積病轉入坎窞撫心怵惕尚未漸白不敢冒進

闕庭祗謝鴻渥加以重嬰疾病幾廢運動矯望楓宸末由致身

犬馬之齒已迫八旬測景視晷朝夕懔〃一投田廬永隔天日

尺疏緘辭但有涕淚臣不勝悚感屏營之至云〃待命十餘日

批答不下遂出石室
○政院啓曰金基遭罹患難終始不変壁立一節千古罕比万死重還无非義烈感動之致豈不大有辞於天下後世而亦足見我　聖上保護之仁培養之功也誠宜特賜慰喩以示嘉奬之意而陳情告退之䟽亦未批下此豈群情之所望乎臣等竊聞金基恭俟玉音於城外為日已久而今始退帰郊圻白首孤臣生還故国咫尺楓宸竟阻瞻拜其於　聖上崇奬節義之道寧不歉然乎　答曰此卿生還故国而又不到宮門是亦不屑就也予方愧赧有何慰喩之辞哉且上䟽中別无欲拜之意而以竟阻瞻拜為言不亦異乎
○三月十五日公又上䟽曰伏以臣屏伏田廬竊聞下政院之教臣誠隕越死罪々々臣性稟褊滞識見昧陋發言慮事之際

不能方便委曲動爲中行之論所不與此不獨同朝諸臣之所
共知亦　殿下之所洞燭也臣六年異域幸得不死終返故國
復見天日無非我　殿下布德覃恩之所及其日夜感激銘鏤
之私詎能以文字形容也頃至都下寓身西郊引領向闕且喜
且悲欲進禁門一步地仰瞻穆穆之容者豈有量哉顧臣昔年
西去之日初謂永辭於闕下而未有明命不敢冒進當時豈知
有今日也臣伏承中使傳命不覺泣涕沾襟臣之此情鬼神鑒
臨今之故也陳疏十日延佇郭外者亦以未有明命不敢冒進
不然臣之老病雖不得陳力就列一望清光固臣至願何忍若
是恝也若公言請見亦非臣之所敢也臣心炳炳一毫無飾第
臣之家廟在於城中臣一番展謁者誠以居臣父子之間恩義
攸分礼有時而不同故也臣立朝亡狀平生言行不能見信於

君父反遭口威震薄乃敢仰首鳴冤此宗臣之罪此宗臣之罪
也臣年迫八旬路経千里氣力已竭四体不遂不得啟命司刑
濫違章疏此又臣之罪也臣无任兢惶戰慄之至云云 荅曰
省疏具悉卿意卿其安心勿為惶恐

丙戌疏劄

辭左議政疏 三月二十九日

伏以三月二十八日史官洪舜夏賫傳右副承旨鄭維城成貼有旨以臣為議政府左議政斯速乘馹上來者臣在楊州村舍祗受臣屛伏田里分甘溘盡千萬夢寐之外有此新除且下召命感激惶駭罔知所處臣立朝五十餘年厚蒙國恩未有涓埃之報罪戾山積曲被寬貸以至今日苟有一毫效力之地糜身粉骨亦何敢辭第念臣本以駑質年迫八旬屢經患難九死一生精力已竭視聽俱廢百病所鍾朝夕就木見臣者無不惻然哀憐此寔擧國之人所共知非臣飾言也雖小官庶務尚不堪一日供職豈意爰立之命謬及不似也雖然此則猶涉於臣之身事也臣前自瀋陽來時竊聞彼人擧臣名以謂今日縱遣

之雖着本國面上廝錮終身永勿收用云想必有國書文字之可考也不但此也須年一大臣奉使入濬也濬人致詰曰有罪之人何以拜相入來咨以非我自求復問曰雖非自求既拜之後何不固辭偃然當之此案慢侮而然也遂乃拘囚經歲困辱萬狀况臣之見憎於彼視前日大臣不啻百倍今若聞臣忝據本職亦必咆哮感氣責問於朝廷到此地頭臣身固不足恤其於辱國何哉伏乞聖明察臣老病庸駑不堪任職重念今日彼此事勢亟命遞臣本職並收新授加資以全公私不勝幸甚臣无任兢惶煎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荅曰省疏具悉卿意其時被責之人皆蒙赦宥卿勿過慮速爲
上來以濟艱危

再疏 四月二日

伏以臣猥被殊渥叨此 重任感銘肌骨即當扶曳入城祇謝恩
命疾病顛沛有不暇顧而第念臣所仰籲者非區區身計故茲
敢罄竭卑衷冀蒙垂察恭承聖批開示丁寧臣伏讀再三感激
彌切臣詳聞前日國書中有曰閔聖徽等四人因 世子求用
姑允所請其餘仍不許叙用所謂其餘臣在其中其言不啻分
明今若泛然不察一躰收用則日後致責必死丈寬也臣抵死
一出死益万分貽辱国家有不可勝言伏願聖明俾考前後文
書燕詢閣変大臣亟命遞臣本職並收新授加資以尊国躰以
全微臣千萬幸甚臣冗任惶恐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傳曰令廟堂議處
備过司回啓
啓曰以左議政金尚憲辞職上疏 傳曰令廟堂察處事傳敎

矣順治二年勑書中有罷黜官員李敬輿李景奭李明漢閔聖
徽等因世子乞恩求用姑從所請其餘仍不許叙用云崔鳴吉
金尚憲當初被拘出送之時別無罷官之語而今番勑使出来
其時領相金瑬右相李景奭等以崔鳴吉金尚憲叙用與否何
以為之事令李馨長問于鄭勑則答曰崔鳴吉等雖拜政丞別
無所妨但勿奉使上國而已每三往復所答丁寧臣金自點以
原任在坐參聽故依舊卜相矣今者左議政金尚憲控辭如此至以廉
詢閔变大臣為辭問于完城府院君崔鳴吉則以為懲羹之憂
尚在心上不敢一日自安與左相一躰左相疏陳誠出於不獲
已云反覆參商則金尚憲控辭雖出於情勢之切迫別无難便
之事恐不必一向固辭而相臣進退不敢輕議伏候　上裁
傳曰啓辭是矣斯速上来之意遣承旨敦喻

敦諭 初八日承旨李時楷賚来

嗚呼國以論相為重士以濟世為心在休明猶不可忽當危難其可忘歟予之臨位二紀于今矣喪乱弘多耆耈凋盡黄扉屢空爰立無人若卿者可謂喬木之臣也巖夢渭卜之屬于卿厥惟舊哉卿之忠義質神明志操凌氷霜經歷險阻堅貞不䟽遠遁服其義朝野仰其名真所謂劉安世之平生撲不破者也變故以来拘前牽後久置卿於閑地卿雖欲潔身而退處予何嘗一日而忘卿哉今玆宅揆恨亦晩矣日望卿来匡予不逮不意卿辭免之至于再也嗟呼國運不幸大変疊出凶逆之徒又起両湖以至煽惑愚民嘯聚黨類興兵勦捕中外繹騷幸即就擒徒黨散落而妖腰乱領尚有潛伏永念今日之憂卿豈日在家不知覧卿来章足知卿意然乱事已過卿勿過慮況卿年耋而

氣不饒身老而心愈壯予方待卿而不政勉副至意毋執撝謙
速為蒼生而起展其素蘊之志故諭

三疏 初八日

伏以臣當國家多事宵旰憂勤之日叨蒙簡擢久未入謝徒以
區區危悃累瀆宸嚴自知罪不可逭方俟誅譴不意近臣臨門
敦諭丁寧臣雖愚蠢寧不感動第臣之所控者非為私便之啚
不得不更竭微誠冀垂睿察臣伏見備局荅啓之辞有曰譯人
云云夫譯舌之難憑從前慣知設令万有一信臣幸備置相之
列雖極駑劣亦何能隨譯舌為進退哉着朝廷辱名器莫此之
甚所謂不可聞於隣国者也伏願聖明亟賜夬斷遞臣本职並
収新授加資以尊国幹以安愚分公私幸甚臣无任兢惶戰灼
之至謹昧死以聞

荅曰省疏具悉卿意卿所謂着辱似出於過慮卿勿固辭翻然
上來以副至望

出仕後辭免劄子 十九日

伏以臣不量筋力感激恩私扺死趍命顚仆是期適會多事連日在公頭顱沈重眼目昏眩心神恍惚立則左欹右傾行則前顚後倒傍觀之人莫不指笑臣之中心亦極赧赧具瞻之地豈有如此宰相哉借令臣出謀發慮有益國家猶不敢踰越聖制旣退復進況臣之駑貢庸資重以昏耄不顧廉耻不恤人言鍾鳴漏盡尙貪夜行則寔爲名教之罪人安所逃其責哉臣本世臣逮遇聖明益被枚拭復蒙禮使于今二十有餘年矣其在今日或可比簪履之遺也伏乞聖慈曲念舊物退之以禮使將死之命永畢於松楸之下則天地父母之恩何可量也即今潢池

殘孽次第就辟朝野清寧指日可待病骨殘骸此時可請臣先任悳禱功祝之至取進止

荅曰省卿上劄予心缺然卿之弘濟艱難予日望之須勿控辭臥閤論道

辭職呈辭初度（二十一日 前後合三十二度）

云云本以老病之人又經重症精神氣力十分衰替百疾交攻不敢枚擧而頭目眩暈腰脚痿痹暫時運動輒至顛仆大命近止醫藥難救懍懍危喘只待就瞑豈復有陳力報效之望當此多事之時決不可一日曠職是白昆臣本職及兼帶世子傅并以斯速本差云云

不允批荅曰（姜柏年製進）待之久矣方甚喜於同朝歸何遽耶先與樂乎是國予之望卿如渴卿乃棄予若遺惟卿忠孝高人文章

餘事學窮奧賾涵養性理之源動引規繩砥礪正直之節胸襟
澄澈水止鏡明氣象凝嚴山立玉色惟其死生禍福不移厥心
所以出處行藏皆合乎道在　先朝而忠勤已著逮今日則行
誼猶彰舍違如斯淡滄海如平陸威武不屈蹈白刃猶甘飴視
玉帛於圍城之中凜然其義飽風霜於絶域之外確乎不回忠
誠可貢於神明髭髮猶勝於平昔如朝宗之水万折必東若後
凋之松四時无改朝野想望其風采北斗泰山奴隸亦知其清
明青天白日屬茲黄扉之久曠幸覩赤舃之初還社稷庶頼而
无虞朝紳亦倚而為重惟臥閣而論道竊有望焉不暖席而求
歸何其遽爾顧念今日之事有甚曩時之憂災異荐臻因之以
饑饉癘疫亂賊相繼亦可想世道人心鞠獄方張未及完了宮
闈之変尚忍言哉不但内憂之方殷亦云南敎之可惧世臣休

戚之義卿所已知輔相進退之規予豈多語所當恢心而共濟
豈意袖手而傍觀況卿年非乃老之年而卿病亦无妄之病自
適其適縱欲即閑于郊此時何時乃忍奉身而退於戲予言不
再人望難孤有若保衡相惟終於前古至於君臣讓亦在於丕
時

再度 二十三日

云云披竭危悃冀蒙下燭誠未上格反賜恩批踧蹙靡容感惧
益切苐臣之痼疾无望蘓痊此時政府不可一日曠職云云
不允批答曰 趙錫胤製進 仰成之意予非不深請急之章卿胡至再
勉遵前旨毋思退休言念寡昧之躬適履艱屯之會負荷二紀
匪懈敬畏之一心喪乱十年未堪憂虞之滿目豈不臨政而顧
理其奈措事而乖方慼慼四方到今日而孔棘耿耿中夜顧初

服而興慚內外之变繼生天胡不悔予蹈淵氷之惧未弭予實
无楽為君灌壑窮民若何以濟其命潢池餘孽若何以安其生
苟非圖任舊人詎能恢弘新化惟卿千仞獨立百鍊彌剛天地
板蕩之辰不变其志風霜顚沛之際孰奪所操惟其歷変蹈險
之多是為精義進退之地白鴈迴於北海不覺節旄之凋蒼生
望於東山爰恢金甌之覆登庸雖在於晩景際遇固出於殊知
非卿高潔之標何以礪俗之乾没非卿正直之節何以警世之
脂韋王綱日頽惟卿可以振肅世道日下惟卿可以挽回予之
望卿者甚隆卿亦為予而強起同朝甚喜走卒皆知云胡赴召
之未幾乃見乞帰之斯遽顧予不辟縦未足與有為追念先朝
獨無意於圖報否泰迭回其運庶敉寧於将来君臣貴相知心
矣忍果於長往詢茲黄髮予則罔愆釐乃毋怠卿宜明昜精神

尚旺正須入告謀猷筋力雖衰何妨坐運經濟少陂若浼之志用副如渴之誠於戲論以休戚則君子有徇國之忠語其進退則大臣无潔身之義予敢多誥卿毋復辭

三度 二十五日

云云老耄愚臣情勢閔迫敢以殘疾冒瀆宸嚴過蒙天恩輒與休暇至露醫問藥物之私累日調治少無減歇政府重地曠職已多極爲惶惧云云

不允批荅曰 申昫製進 國其庶乎仰成方切於一德事无爲者求退奚至於三章忍棄媛媛徒思邁邁念玆時勢之孔棘所賴名德之交修潢池之反側未安孰與之善後島夷之覬覦叵測若何以慮先飢饉癘疫之相仍菑何至此極也賑救安集之无策人將立視死耶察民情則視予如讐觀天象則儆予已極卿必無

參什肆

意於斯世予寔不樂乎為君然卿去就行藏係國存亡休戚累世喬木德望久隆於簪紳貫日精忠風節大播於夷夏而凌風震而鉄壁猶完雪虐霜饕而松柏猶秀綱常賴而不墜朝野倚而揚殷公獨一人名標千古爰立之命雖晚倚毗之誠固深扶大廈之傾是予所望障横流之潰非卿而誰前後奬諭之辭寔出衷曲丁寧勉留之旨豈餙虚文何孤如渴之誠益堅若浼之志抑聞前哲或値多艱漢諸葛之鞠躬何嘗言病周尚父之至耄且未告歸尚勤服勞无俾專美於戲君臣猶父子貴相知心危亂詎便私廉殫徇國卿无固讓予不復言

四度 二十七日

云云天恩日加臣疾日深憂惶悶蹙罔知所處今日國家可謂多事臣之病勢万無蘇復之望政府重地曠職彌久公私俱損

云々

荅曰安心調理

五度 二十九日

云々伏蒙恩暇服藥調治已涉旬日所患諸症日進不退懍々危喘難保朝夕篤老之人不可以庸行自處多事之時不可以常例為準一日瘝官其弊猶多十日曠職弊將如何環念公私日夕憂悸云々

荅曰安心調理

六度 五月一日

云々衰耄之年沈痼之疾日以益深頓無差復之期政府非養病之地今日異无事之時公私所損不可勝言極為惶悶云々

荅曰安心調理

七度　二日

云〻縁情危迫犯分干瀆日竢嚴譴反蒙温諭罙惶罙悸若淵

若谷病至難醫之域世急弘濟之材一日不退積一日之臣罪

二日非據誤二日之國事云〻

答曰安心調理

八度　三日

云〻頹齢如將暮之日積病如漬水之綿醫殫技窮事无可為

倘有一分支堪之勢豈至八度陳瀆之煩情辞俱竭肺腑增焦

區〻微悃寔為哀矜云〻

答曰安心調理

九度　四日

云〻日以賤疾仰溷天聽自知增罪猶不能止情勢之閔迫聖

鑑必為下燭此時政府重任不可累日曠職云云

荅曰安心調理

十度 五日

云云聖上之恩如山益重微臣之病如水益深消埃未效朝露將先臣之情事可為戚矣職事曠廢罪戾增積

荅曰安心調理

請還收料米兼陳所懷劄 五日

伏以臣病未供職不敢受廩蓋不仕則不受廩分義當然也昨日廩人稱有 教命輸送今月廩粟臣不勝未安之至臣自揆分義不敢例受而今反重煩公役偃然坐致分義何在廉恥何在伏乞聖慈俯察愚悃還收月廩輸給之命且臣得見於朝報前掌令李應著上書論事獲被嚴譴臣竊惑焉國家既畀以言

責之任是使之言也既使之言々而罪之誰敢復言自古乱亡
之道非一而罪言者尤甚布在方策歴々可指目今変故多端
人々疑惧不見之禍若在朝夕朝廷挙措尤當一々謹慎以鎮
人心豈宜遽施威怒重駭羣聽哉伏願　殿下深思焉臣老病
昏耄言不知裁惶恐俟罪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意祿俸輸送乃是流例卿宜安心勿為控辞
且李應蓍言論奸邪設心不義援畀有北未為不可矣
十一度 六日
云々臣疾病之状前後屢瀆不敢更為歴挙以重罪戻臣身已
不足言豈可不念國事之府墜而不恤其後乎云々
答曰安心調理
十二度 七日

云〻疲癃昏眊衰敗萎蕭之狀同朝士大夫之所共知里巷兒童走卒之所共見豈有一分可堪供職之勢而籲呼祈懇自犯干浼溷瀆之誅至此不已也只以重任不可虛帶賢路不可久妨天地父母曲垂憐察云〻

傳曰遣承旨敦諭

敦諭 七日同副承旨洪璟養来

嗚呼此誠何等時也今日弘濟之策宜有賴於元老寡昧之倚予卿也深矣朝野之望於卿也切矣聞卿之来予固喜而不寐見卿之辭予乃悵然如失顧卿年齡雖暮精力未衰卿之進退國以之安危卿何不諒時勢邁〻若是予之誠意淺薄不克交孚而然歟卿若棄予〻誰與共濟卧閤論道不必以奔走為恭須體予如渴之望翻然速出故諭

敦諭後辞免劄 八日

伏以臣累牘丐免聖旨不許辞窮情迫神氣索然苟陳淺薄之辞未徹深遠之聽宜　殿下之不諒微誠視同循例也雖然臣病實狀屋漏可證豈敢文飾以瞞天聽乎昨蒙承宣敦諭丁寧非臣譾劣所能承當臣曾備通列二十餘年以　殿下聖明何所不察而乃有此教也臣之強壯尚不如人及今衰耗寧有補益万一之望乎倘蒙早賜骸骨俾藉螻蟻則死日生年未足以喩大恩也臣不勝徊徨悶蹙之至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卿雖老病精神未衰臥閤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十三度 九日

云〻天以諸般重疾痼臣之身昏於精神不能慮事方物痿於

腰脚不能運行轉步耳聾而不辨言語目昏而不分顔色此其最甚餘難毛舉天宗府之臣誠自憐雖蒙聖諭丁寧聖恩隆重賜之長暇臣之病勢萬无供職之望在公在私无一益而有百害云〻

答曰安心調理

十四度 十二日

云〻臣之病勢日漸沈痼心火益熾食飲頓減奄〻仆席少无出仕之望政府重地曠職已久極為憂悶云〻

答曰安心調理

十五度 十三日

云〻所苦諸症頓無差復之期病既不差則又安有陳力就列之期乎一日二日〻子漸多曠職已久公憂私悶罔有涯涘云

云

荅曰安心調理

十六度十四日

云、病勢一向無減不避瀆擾之誅輒復仰首哀籲兾蒙天鑑
俯賜憐察臣之憂惶良貝悶迫之情鬼神亦知云、

荅曰安心調理

十七度十五日

云、病根本出於暑濕而近因暑濕益甚臣病亦因而益甚晝
夜作痛寢食久廢奄、氣力漸〻垂盡加以心火煎熬衆症交
蔟危極悶慮云〻

荅曰安心調理

十八度十六日

云々本無學力素有心疾祈懇未遂轉成煩惱変易恒性踰越
分義不知恭命之為禮瀆擾之有罪老妄若此無所比倫不但
尋常瘝曠之是懼云々
傳曰遣承旨
　敦諭十六日承旨南銑賚来
大水无津利涉者舟楫廣厦將傾尚頼予柱石予所以倚卿者
寔在是矣卿所以棄予者不諒甚矣方今天之警变邪之抗揑
日甚一日固知攸濟燮理之責活國之猷舍卿伊誰惟卿忠信
篤敬夷險之操既著蓍龜塩梅朝野之望素属夢卜雖晩弼予
是望為蒼生而一起屬耳辭黃閣而求退何遽莫謂予無足有
為莫謂國事沒奈何益盡腎腸之數更殫匡救之力年齢雖暮
精力尚強夙夜貽勞縱有妨於頤養經綸有餘顧何傷於卧閤

亟停丐閑之章以慰如渴之思故諭

敦諭後辭免劄 十七日

伏以近臣敦諭異數出倫比月重臨益所罕見人皆聳聽在臣何堪臣誠愫慄若墜重淵臣竊以樗櫟之材本非棟樑之用犬馬之齒已迫帷蓋之捲適丁變故屢經險艱一息僅存百病交攻八顛九倒殆不成人此臣之實狀亦聖明之所俯察也屏伏田廬沒世為期豈圖垂死之日謬膺枚卜之命感激趍召扶曳入城臣豈不知思慮之已昏筋力之不逮事勢之難便也只欲肅謝新恩望見清光退返丘壑瞑目就盡奈何積年衰疾乘時頓劇眩暈大作腰脚全痿至于今日愈往愈甚出入天陛永無期日自顧初心但增悲嘆今臣既无陳力就列之望又負尸位妨賢之誚唯當乞身退歸更無他計伏惟聖明推誠軆下使臣

以禮在庭羣僚同不自遂必不奪老臣區〻自守之志也臣日
夕屛營伏俟俞命之遄降取進止
荅曰省卿上劄予心缺然卿之論道予日望之須体至意更勿
固辭

未赴召命待罪疏 十七日
伏以臣所患腰脚之痛近日尤甚不能行步 召命臨門未得
趍詣遁慢之罪益無所逃席藁私室恭俟鈇鉞之誅臣不勝惶
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聞
荅曰省疏具悉卿其勿爲待罪安心調理
十九度 二十日
云〻病勢少無差歇一向委頓聖諭屢下不得出謝罪戾日積
屢問因涯云〻

荅曰安心調理

二十度 二十一日

云〻病勢事勢俱已備陳於前後辞単不敢更為縷〻復瀆天

聽只益惶悶云〻

荅曰安心調理

二十一度 二十三日以國忌留二日入

云〻辞意上仝

荅曰安心調理

未赴 召命待罪䟽 二十三日

伏以臣所患腰脚之疾近因濕熱痛勢益苦又自昨日重得暑

症委頓莫起 召命臨門不得趍詣積戾在躬逋慢之罪无所

逃免席藁私室伏俟嚴誅不勝兢惶殞越之至謹昧死以聞云〻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爲待罪安心調理

二十二度　二十六日

云〻上仝

傳曰遣承旨敦諭

敦諭　二十六日承旨尹絲賫來

嗚呼予以否德臨位于今二十有四載夙宵勉励圖匡基業而治化无聞變故屢作國之危不啻若綴旒顧予寡昧當作何心歲月荏苒耆老凋盡先朝舊臣惟有卿一二人自卿造朝予甚喜悅自謂今以卿爲予之腹心猶魚之有水卿可以正朝廷鎭風俗繫民之望匡予之失挽回世道保安邦國終有所展布而副予之顧㤀予之憂何卿不諒予如渴之誠而求退之計請告之辞若是遑〻也漢臣諸葛亮之言曰盖追先帝之殊遇欲

報之於陛下今卿以世祿之臣曾在　先朝歷敭華貫方為
大臣身佩安危而竭股肱盡忠貞之節亦不讓於古人何可造
次為潔身計哉不幸逆節復萌於湖西京外危惧若不保朝夕
此時尤无可去之義卿其念玆故諭

敦諭後辭免劄　二十七日

伏以臣病伏中竊聞湖西逆謀又發民心之因極國運之不幸
一何至斯仰屋長嘆益切腐心不意昨日近侍荐降敦諭至三
驚惶感激措躬无地　殿下不知臣之老耄昏憒如此疾病沈
痼又如此謂可以更備驅策充位伴食既下誤命復加異數德
至厚也恩至渥也臣雖不人尚有視息當此國事孔棘之日豈
敢不思盡瘁之義徒懷自便之計寔頑不靈自同土木哉只以
不堪供職之勢如前後所陳伏乞聖慈曲垂憐愍亟賜遞免以

濟公私不勝幸甚耶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至悉予意已諭卿勿固辭宜遵前旨卧閤論道
二十三度二十九日
云〻上仝
荅曰安心調理
二十四度三十日
云〻病勢事勢俱不堪供職之狀前後辭單已盡陳達不敢復
瀆天聽政府重地曠職屢月公私憂悶不可勝言云〻
荅曰安心調理
二十五度六月一日
二十六度二日
二十七度三日

二十八度四日
二十九度五日
三十度六日
三十一度十二日
云々已上並上仝
荅日安心調理
三十二度十三日
云々上仝
荅曰固辞至此勉從
辞禄劄六月初六日當在三十度下
伏以臣病不供仕不仕受禄義所不安故前以此意仰籲宸
嚴恭竢瀆擾之誅聖恩寛大不惟不加之罪至下温批臣感激

惶恐祗承德意不敢再有所辭然至今中愿若無所容茲者倉官又以恩命輸送今月料米臣虛帶戢名徒竊廩粟自揆分義益增慚懼伏乞聖明還収料米輸給之命以安微分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依例受之勿為控辭

陳情乞退劄 六月十日

伏以臣至情所發不避煩瀆瀝血籲號章三十上而聖恩隆厚不准所請臣佪徨悶蹙不知所出顧念臣不可不退者有四疾病羸身筋力已竭不能奔走就列其不可立朝從仕一也年紀衰邁志慮昏眊不能揆事圖政其不可立朝從仕二也言无可採行不見信狂瞽之說不入於黈纊世俗之見動疑於進退其不可立朝從仕四也臣有四不可无一可者而尚且貪戀冒據苟且度日豈不為明時士大夫之羞乎伏乞聖明察臣情勢懇

臣老病亟許歸俾保晚節則不但微臣之幸其於盛朝遇下以禮之道亦大有光也臣近遣私感不獲連章申懇以致曠職彌久不勝惶恐之至取進止

荅曰省卿上劄予甚缺然卿須勿為固辭卧閤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退歸石室後待罪疏 六月十八日

伏以臣病未從仕廬帶官啣妨賢竊祿仰愧俯慚不避瀆擾累干天聽伏蒙聖恩得釋重負聞命感激如新受賜臣非不欲匍匐詣闕襲行拜謝再陳微悃從容辭退而適遭暑濕痿痺益甚末由致身於大庭祗肅之地危症交侵死亡日迫舁至江邊木道經歸雖出於大不得已逋慢之罪實无所逃不勝惶恐待罪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䟽具悉卿其勿為待罪

病重乞退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竊聞今日憂國之論大抵皆曰天變警告民心怨咨可惧也武備廢弛經用匱竭可虞也紀綱紊乱風俗敗壞可駭也此无非切迫之患而難救之病憂之誠是也雖然臣之所大憂有甚於此者 殿下若採臣之言國可保也不然國不可保也何以言之 殿下當積年憂勤之餘値一時灾厄之會変生宮闈致盡聖心始怒一人終疑滿朝大臣 殿下之腹心 殿下疑之臺諫 殿下之耳目 殿下亦疑之元首之所以尊臨安固以保四躰者外是何頼哉今 殿下棄腹心塞耳目元然居首血脉内痞陰邪外奸欲運四肢而四肢不仁欲退陰邪而陰邪反盛到此之後雖有俞扁妙技望見却走更無可救之術此臣所

謂國未可保者也夫姜氏不順不孝得罪君父天下所不容大
臣臺諫皆　殿下素培養而信任之者義雖君臣情猶父子言
辭進退之際雖多過誤之失徐究其心豈有一毫背　殿下而
向他人乎設令姜氏身在不過宮中之一寡婦況今已死火冷
灰寒君子喻義初无私護之理少人喻利亦絶後冀之萌為彼
報復万〻無此理者也伏望　殿下勿復下此教以安羣臣之
心臣白首餘生死在朝夕豈敢懷奸以欺聖明哉　殿下斷自
今虛心察理回日月之明廓乾坤之量収雷霆之威親爇德音
昭告遠邇凡前後以言獲罪者悉皆蕩滌赦既往之愆責將來
之效則人心胥悅國勢永固矣今日士氣之摧傷正類經寒之
草木若不大布陽和煦虛滋灌盡其長養之道則恐未易成就
也士氣之盛衰消長係國家治乱安危不可少忽也臣嘗竊觀

古之人君留心學問講論治道慶賞威刑咸欲一出於中正而及其遇事處变不免為喜怒所使貽悔一時作戒後世者多矣此无他所謂講學只事口讀文字之上所謂論道不過尋常事為之末而不用力於涵養本原之地故也果能明此道則心源澄澈鑑空水止非理之言不能以搖惑而喜怒之發皆得其中寧有一事之未盡也　殿下即位以来勤御經筵勉〻不已進益之功豈不大有所獲也夫何近年以来乾道日亢臣道日卑上下未孚人心渙散无復有可為之勢此豈　殿下素所自期者哉　殿下靜言思之亦必慨然而傷嘆也　殿下勿以世道日降啟之天數益自奮励用歷續景命于將墜也昔衛武公九十猶作抑戒使人日誦於前以資警益斯可為法也臣又聞漢臣賈誼常以識時務自許而其眷〻竭論者在於輔翼太子真可

謂知所本矣即今元良得人万民匪頸進德修業此正其時機
會所關豈有重於此者哉見在宮僚必多名流彥士名稱厥職
然更須博選廣求方正篤學愨實已著之人不限科目別立官
稱俾得出入於資善之地則必多所益也臣叨竊寵榮无階上
報病纏肌骨既不得進躡天陛留无所用退將永填溝壑不勝
區區之懷欲陳一言以效愚忠而精神荒落未能發明其心誠
不足仰塵睿覽倘蒙聖明俯賜察納臣死无憾仍乞亟許遞免
以全公私之義取進止
荅曰有劄具悉卿意劄陳之事无非愛君之誠予當躰念而採
施卿其勿為固辭

乙卯竊議錄

○乙卯七月十九日 肅宗元年 判中樞府事金○恒上疏 時上以旱甚命會公卿以下講消弭之策公病未赴故上劄以應旨 伏以自古国家之於災異召之非一道所以弭之亦非一道而要不出於君德之闕失朝政之疵累人心之寃鬱也今玆亢旱之災雖未知某事之所召某策之可弭而要亦不出於三者矣然其三者之中亦有輕重大小之別上下之所咨詢而講究者不過輕且小者而於其重且大者反有所忽焉則其所謂弭災之道抑亦末耳臣識愚淺無所知識然其愛君憂國之忱不後於恒人當此國勢危急之日目擊心傷而所欲言者亦多矣惟其輕且小者姑不可暇覼縷請以關於大倫大紀者略陳其一二以冀聖明之財察也嗚呼今之主時論者動必曰明君臣父子之倫而以臣觀之所謂君臣父子之倫

未免有不明而晦者矣何以言之昔漢成帝即位之初丞相匡
衡御史大夫張譚等奏石顯罪惡徙歸故郡而死司隷校尉王
尊劾奏丞相御史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
以時白奏行罰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
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衡慙懼謝罪夫以恭顯之顓恣漢
元之昏弱王尊之言尚如此豈不以顓恣之罪雖在於顯而任
用之失由於元帝為元帝之臣子者所不敢暴揚其過終為卑
君尊臣之歸也若王尊者可謂知君臣之義而以匡衡而猶知
慙懼則亦可見一端天理之不泯矣今日朝臣論宋時烈之罪
輒以執國命作威福為其罪案至曰人主不敢正其罪噫 殿
下歷考往牒曷嘗見明君哲辟之在上而下有執國命擅威福
之臣乎援古而論之則若魯之三家漢之卓操唐之林甫宋之

佹胄似道是已此其時爲何等時而其君爲何如主耶設令時
烈誠有擅國之罪終始委任而尊寵之者非　孝廟與　先王
也耶如使爲此論者少知王尊〻主之義則時烈固可罪也其
言不宜若是其肆也况以我　孝廟之睿聖神武　先王之大
公至明其肯受制於下任其把弄國柄而莫敢正其罪乎徒急
於罪時烈而不顧其言之侵犯於君父豈不爲王尊之罪人乎
向者臣強之說發於北譯之口君臣上下憤惋痰迫將有辨誣
之擧此豈爲臣下而然哉誠以旣曰臣強則主弱自在其中故
也其時　慈聖下賓廳之教曰　先王於此果有一毫近似者
耶　慈教所以痛　先王之受誣者亦在於臣強二字矣人臣
之強孰如執國命擅威福者哉然則今日當辨之誣不在於異
國而在於朝廷之上在異國則辨之在朝廷則置之其於義理

果何如也臣竊惑焉嗚呼 殿下冲年在疚所仰恃者惟 慈聖 慈聖之所鍾情而依倚者亦惟 殿下 殿下出天之孝凡所以慰悅 慈聖之心者固無所不用其極而奈何人心不淑義理不明為 殿下之臣子者不能体 殿下之孝思前後進言於 殿下者率多悖倫而亂常至有勸 殿下以照管 慈聖之動靜者從古以來未聞以子而照管父母則斯豈非逆理之言也設令 慈聖果有失德而於宗族之犯重辟者猶曰為親者諱而必欲覆蓋之則何獨於 慈聖不思春秋諱尊之義耶昔我 宣祖大王上奉 仁聖 仁順兩大妃誠孝无間而先正臣李珥嘗惓惓陳戒其言曰國君多事母后而宮壼之中禮嚴情阻非若家人父子之愉悅于朝夕故宦寺婦人詖慝之徒易售讒間使明王損其孝哲母減其慈若非孝敬素

孚感于神明則萋斐之說亦可廣也李珥此言非有疑於 宣
祖孝敬之未盡寔出於憂愛之深勉戒之至而 宣祖亦諒其
忱誠不以其言為過況清風府院君金佑明之於國家同休共
戚之義又非他人之比則疏中所陳只是至誠憂愛之發而
殿下之受以自反不示辭色亦察其意之無他也至請召致而
廷詰有若置對鞫問者然此何意耶易之家人之彖曰女正位
乎內男正位乎外其下文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註之
者曰既言男女之正又推本於父母之嚴觀此則男女內外之
位非母與子之謂者豈非灼然甚明而以此援以為喻固已悖
矣至於不貳過之說尤非臣子之所敢出口也今夫閭巷之
人匹敵之間猶不敢對其子而斥其父母之過則指斥 慈聖
之過於 殿下之前而曰母使貳其過是何分義是何道理以

殿下之明睿豈不知其言之悖繆而猶且假借太過曾不嚴辭
痛斥如朴凴狐鼠之輩接踵而起固不足恠也凴疏所謂內以
驚動 慈聖之心云者其言大不敬而其心極叵測未知何人
以何說而驚動 慈聖〻〻之所驚動者亦著於何事耶臣以
為毋論其受人指嗾與否不可不嚴加鞫問得其情而正其罪
也況 慈聖下藥房之教有非臣子所忍聞者而 慈教之由
於凴疏大臣亦已承教於榻前矣 慈聖宿患沉痼之中荐罹
巨創氣力之澌綴誠有不勝其懍〻者憂哀之所焦鑠有非藥
餌之所可責效而今又因此盡傷以致玉體之增其不豫則
殿下當作何如懷耶語曰孝莫大於寧親 殿下今日事 慈
聖之道莫大於慰安其心治奸人誣詆之罪少慰 慈聖之心
此亦保護之一道也於此而苟或處之不嚴則日後凶悖之言

必不止此而無以彰聖上之孝解中外之惑矣豈不大可懼哉
瀗之情狀 聖上亦旣洞燭特下拿鞫之命而趙嗣基之公然
投疏至以歸怨 慈殿爲恐動君上之計可謂無忌憚之甚
矣嗣基被讞之後右瀗之徒汔可少戢而百計營救靡所不至
至於合辭請釋於前席如恐不及其爲瀗地則至矣獨不爲
慈聖地乎如此而謂之明君臣父子之倫非臣之所敢知也楨
㮒等以王室至親荷兩朝罔極之恩犯前古所无之罪人心之
所共憤邦憲之所不貸而 殿下屈法伸恩只施竄配之典此
固盛德事也在楨㮒保全之道亦可謂幸矣纔及半年處命全
釋不幾於恩勝而滅法乎然而此擧初出於 慈聖與殿下之
特恩則不害爲親親之仁而至於自下力請汲汲然猶恐放還
之不早豈非大可寒心者乎今之言者每引周家議親之法而

三宥不對獨不載於周禮乎臣盡執法之義君存睦族之仁固
是古今不易之道貸死之命猶可以將順而賜環之請何所據
而發也且聞其分疏之語至以為初非重大之罪比如人家子
弟之近婢僕於父兄之前云是何言也是何言也 先王之所
深憂而難處者 慈聖曾已親喻於臣隣矣如不以 先王之
憂為不當憂而 慈聖之教為未必信則必不敢肆然為此言
也明君臣父子之倫者亦如此乎嗚呼凡臣所陳無非關於大
倫大紀者而其淆乱斁敗乃至於此必使之敦叙昭揭然後君
德可修朝政可理人心可悦不然臣恐其日就於泯〻棼〻而
莫之救也至若末務細瘼之罷施庶獄輕囚之疏釋行之可也
不行亦可也欲以此而感回天怒延續邦命不亦左乎臣非不
知此言大出大犯時諱徒速身禍而顧臣猥以無似蒙被 孝

廟先王之恩典天無極致位三事涯分已滿目見憂危孔棘顛
隮將迫若復怵畏嫌忌不盡其愚忠是臣負 殿下之罪終無
所逃免而亦臣心之所不忍也且臣日昨乞言之會病未入對
既承書進之命終難泯默茲敢冒死而言之惟 聖明少賜澄
省則豈但微臣之幸也 答曰劉中所謂徒急於罪時烈而不
知其言之侵犯於君上云者尤極驚愕又曰至有勸殿下以照
管慈聖之動靜云者尤不勝駭痛也是將欲離間予母子乎母
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以万〻不近理之説詬辱君父是可忍孰
不可忍也且楨極事雖有罪久竄遠地慈聖特欲放釋仰體至
意反之京第楨極所犯不過持身不謹已而時烈身犯一罪卿
反伸救一罪之人欲使我骨肉之親陷於不測之地卿雖急於
救黨何面目復謁兩廟於地下乎大臣如此予實痛國家之將

已也

○左議政金○恒出門外待罪

○兩司合啓大司憲金徽正言李瑞雨持平李流司諫李沃請罷職疏辭逸未錄答曰金

○恒忘君負國之罪不可不屛諸四裔原州地中道付處

○兩司又請遠竄 即允定配靈巖是月二十八日到配所

○丙辰七月特命放釋兩司啓請還收 不允

○十月兩司又啓 始允

○十二月特命放釋因政院密啓旋還收

○丁巳六月特命量移因大臣以下爭執旋還收

○戊午四月復命量移兩司爭執 不允至九月臺啓始停量移鐵原豊田驛

○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備忘記艱虞溢目訛言沸騰私意大行

淫擬專用一邊訓將柳爀然領相許穆左相閔熙右相吳始壽
並許遞吏判李元楨姑先削奪門黜訓將金万基[光城]摠戎使申汝
哲除授即日授符量移罪人金○恒特為放釋仍命叙用拜領
中樞府事

○四月初三日拜領議政　上引見賜酒温諭曰向時臺諫元
狀肆然欺誣予亦幼冲不能覺察使卿貫日忠誠至於被罪今
日見卿予甚慙恧

尤庵年譜曰自慈聖處置楨枏等事㐫徒怨懟且意慈聖扶護
士類大忌之乃生弘瞻計鴟勸上照管慈聖動靜宇遠跡論慈
聖痛哭事以為使不貳過壽慶搆疏請上與慈聖異宫疏未果
上傳說喧騰朴瀗者疏侵慈聖金厶劄辨被竄然㐫徒之訐頼
以少沮云○尤庵寄詩曰一柱亭〻獨立時狂濤怒觸未曽欹
休言東晋斯文喪嬴得千秋永頼之